

「濁上歸去」與現代方言^{*}

何 大 安

「濁上歸去」是唐代中期以後北方開始發生的一項變化。這項變化不見於當時的南方，而今天却幾乎波及整個的漢語方言，可見它是一條影響面極廣的演變規律。從今天方言的反映來看，「濁上歸去」可依「次濁上」的走向區別為「官話型」（北方型）、「吳語型」（南方型）和介於其間的過渡方言幾種類型。本文認為，造成這些不同演變方向和類型的原因，是南北方言對待次濁上的方式不同，也就是結構上有所不同；而許多方言次濁上之所以兩分，也可以從同一角度獲得解釋。因此這項研究可以充分顯示規律傳播和音韻變化的動態過程。

1. 「濁上歸去」，是漢語音韻史上一項重要的演變。這項演變發生的年代，學者們已經有過一些討論。但是它在方言間推移影響的情形，除了個別方言的記述之外，我們還缺乏一個通盤的了解。¹ 由於近年來關於漢語方言的資料逐漸增多，因此本文便想利用這些資料，進行一點初步的綜合工作，來觀察濁上歸去在現代方言中的實際演變情形。

文獻上可以觀察得到的濁上歸去的現象，最早見於盛唐及中唐詩人如孟浩然（689–740）、王維（699–759）、李白（699–762）、杜甫（712–770）、韋應物（737–803）、白居易（772–846）、柳宗元（773–819）等人的詩歌押韻（史存直 1981），慧琳（737–820）《一切經音義》（810）的反切、韓愈（768–824）的《諱辨》（周法高 1948/1975），《悉曇藏》（880）中著錄傳漢音的「表」法師的聲調系統（平山久雄 1987），以及李涪《刊誤》（895 以前）中對《切韻》濁上、濁去字所作分別的批評（周祖謨 1958/66, 1988）。換言之，最遲從八世紀初開始，也就是《切韻》成書一個世紀之後，這項演變就已經發生了。仔細觀察這些文獻資料，我們可以進一步得到以下幾點印象。第

* 本文曾於第六屆全國聲韻學討論會中提出，承與會先生多所賜教，許之商量，十分感激。丁邦新師、李壬癸師、梅祖麟先生、龔煌城先生、沙加爾（Laurent Sagart）先生、李三榮先生、林英津小姐於初稿皆有指正，張次璫（琨）先生數次遠道惠賜資料，光大篇幅，並所深銘。謹在此一併申謝。

1 張琨（Chang 1975）先生曾對現代方言中調類的分合，有過大規模的觀察和分析，但是學者們並沒有繼續這項討論，以致我們在這方面的知識還有待充實。

何 大 安

一，上述資料所涉及的人物，他們的活動範圍都在北方。第二，李涪在《刊誤》中以《切韻》爲「吳音乖舛」，並以爲「東都」（洛陽）之音最正，主要論據之一就是「濁上歸去」。可見《切韻》固然分別濁上和濁去，李涪當時的「吳音」也仍然分別濁上和濁去。這也就是說，盛唐以後北方已經開始濁上歸去，但是同時南方的吳音並沒有這種變化。第三，所有上述資料所涉及的濁上字，都是「全濁」上聲字，沒有一個「次濁」上聲字在內。因此我們可以推想，次濁字並沒有發生聲調上的變化，它們與清上字一致，仍然是上聲字。這一點可以從宋代的汴洛方音得到旁證。在宋代汴洛方音裏，平去入聲的次濁字與全濁字同列，讀成陽調。但上聲的次濁字卻與全清、次清字同列，讀成陰調（周祖謨 1942/1966）。此外，根據我們現在的了解，在《切韻》以前的南北朝時期，無論北方或南方，平上去入四個調都沒有分化的迹象（何大安 1981a）。因此我們可以說，「濁上歸去」是盛唐以後，中國北方方言開始發生的一種變化。這種變化使全濁上聲讀如去聲，但是次濁上聲和全清、次清上聲字不受影響，仍讀上聲，也就是陰上。

宋代的汴洛方音、元代的《中原音韻》（1324）和現代官話都有和上述唐代北方方言相同的演變。這種演變，可以稱爲「官話型」或「標準型」的濁上歸去。下文我們就會看到，官話型的濁上歸去是一條力量非常強大的演變規律，每一支現代漢語方言之中，都有它的影響痕迹。

2. 在現代漢語方言之中，官話方言的分佈範圍最廣。但是在上去聲的分合上，卻大體一致。現在從每一個次方言之中各舉一個方言點列成表一，來作比較。

表一 官話方言聲調比較表

| | | | 平 | | 上 | | 去 | | 入 | | | | |
|------|-----|-------------|----|----|---|---|----|---|----|---|----------------|----|----|
| 次方言 | 方言點 | 資料來源 | 清 | 次濁 | 濁 | 清 | 次濁 | 濁 | 次濁 | 濁 | 清 | 次濁 | 濁 |
| 北京官話 | 北京 | 賀，錢，陳1986 | A1 | A2 | B | | | C | | | A1, B A2, C | C | A2 |
| 北方官話 | 濟南 | 賀，錢，陳1986 | A1 | A2 | B | | | C | | | A1 | C | A2 |
| 膠遼官話 | 青島 | 賀 巍 1986 | A1 | A2 | B | | | C | | | B | C | A2 |

| | | | | | | | | |
|------|----|---------------|----|----|---|---|----|----|
| 中原官話 | 洛陽 | 賀巍 1984 | A1 | A2 | B | C | A1 | A2 |
| 蘭銀官話 | 蘭州 | 袁家驛 1960 | A1 | A2 | B | C | C | A2 |
| 西南官話 | 成都 | 楊時逢 1984 | A1 | A2 | B | C | | A2 |
| 江淮官話 | 揚州 | 王世華 1959 | A1 | A2 | B | C | | D |
| 晉語 | 大同 | 侯，溫， 田1986 | A1 | A2 | B | C | | D |

表中的A、B、C、D表示今調的平、上、去、入，1、2表示陰調和陽調。次方言中的晉語，在構詞上有獨特的地方（侯精一 1986），但是它的音韻結構和其它的官話方言並沒有很大的差別（丁邦新 1982，李榮 1985），因此表一暫時放在一起討論。

表一很清楚的顯示出來官話方言濁上歸去的一致性。從比較研究的觀點，我們可以說濁上歸去在這些次方言的共同祖語時期就已經存在了。再配合上一節對文獻資料的理解，這個祖語和盛唐東都方言的淵源關係，應該是非常清楚的。

3. 其次我們觀察湘語。就上去聲的關係而言，湘語方言有表二所列的三種型態。

表二 湘語方言聲調比較表

| 方言點 | 資料來源 | 平 | | | 上 | | | 去 | | | 入 | | |
|-----|----------|----|----|---|---|----|----|----|----|----|---|----|---|
| | | 清 | 次濁 | 濁 | 清 | 次濁 | 濁 | 次濁 | 濁 | 清 | 清 | 次濁 | 濁 |
| 長沙 | 袁家驛 1960 | A1 | A2 | | B | | C2 | | C1 | | D | | |
| 沅陵 | 楊時逢 1974 | A1 | A2 | | B | | C | | | | D | | |
| 辰谿 | 楊時逢 1974 | A1 | A2 | | | B | | C | | A2 | | | |

湘語大致分佈在今天的湖南省境內，其中長沙型的方言有：湘鄉、邵陽、漵浦、新寧、通道、城步、會同、黔陽、岳陽、湘陰、南縣、沅江、安化、衡陽（以上見楊時逢 1974）、雙峯（袁家驛 1960）；沅陵型的方言有乾城、麻陽、吉丈、永綏、零陵、東安、祁陽、武岡、寧鄉、湘潭（以上見楊時逢 1974）以及廣西省的全州（楊、

何 大 安

梁、李、劉 1985)；辰谿型的方言還有瀘溪（楊時逢 1974）。

長沙和沅陵濁上都已歸濁去，它們可以代表大多數湘語的情形。這兩類方言主要的差別，在是否分陰陽去。在有文白異讀的方言中，分陰陽去的往往是白話音，文讀音則不分陰陽去；例如長沙、湘陰、南縣、沅江、安化等地。我們推想這可能是受官話影響的結果。這些湘語本來是分陰陽去的，由於鄰近的西南官話、中原官話、江淮官話不分陰陽去，因此文讀音中的陰陽去就合併了。

辰谿、瀘溪的情形相當特別，它們似乎是濁去歸上，而不是濁上歸去。它們的上聲可能根本沒有分化，整個與濁去合流；但也有濁上歸去後再與陰上合併的可能。究竟如何，目前不能說定。

4. 賴語可以看成一個大的搭界方言，它受到其它方言的影響很深，內部的變化也比較複雜（何大安 1986a）。下列的表三是一些贛方言調類分合的比較。

表三 賴語方言聲調比較表

| 方言點 | 資料來源 | 平 | | | 上 | | | 去 | | | 入 | | | |
|-----|--------------|----|----|-----|----|----------|----|----|----|---------|----|----------|----------|----|
| | | 清 | 次濁 | 濁 | 清 | 次濁 | 濁 | 次濁 | 濁 | 清 | 次清 | 清 | 次清 | 濁 |
| 通城 | 趙元任等 1948 | A1 | A2 | | B | | C2 | | C1 | | D | | | |
| 修水 | 顏森 1986 | A1 | A2 | | B | | C2 | | C1 | 次 C1 | D | | | |
| 清江 | 顏森 1986 | A1 | A2 | | B | | C | | | | D | | | |
| 萬安 | 顏森 1986 | A1 | A2 | | B | A1 | C | | A2 | | D | | C | |
| 南城 | 顏森 1986 | A1 | A2 | | B | A1 C2 | C2 | | C1 | | D | | | |
| 弋陽 | 顏森 1986 | A1 | A2 | | B | C2 A1 | C2 | | C1 | | D1 | D1 D2 | D2 | |
| 都昌 | 顏森 1986 | A1 | A2 | | B | A1 | C2 | A1 | C1 | C2 | D1 | 次 D1 | D1 D2 | D2 |
| 豐城 | 顏森 1986 | A1 | A2 | | B | C | A1 | | C | | D1 | D1 D2 | D2 | |
| 蓮花 | 顏森 1986 | A1 | A2 | | B1 | B1 B2 | B2 | | C | | A1 | A1 A2 | A2 C | |
| 南豐 | 顏森 1986 | A1 | A2 | 次A2 | B1 | B1 A1 | C | A1 | C | | D甲 | | | D乙 |

一部分贛方言有「送氣分調」的現象，表三中的修水、都昌、南豐就是這樣的方言。南豐入聲字都收 -? 尾，但分成兩類。甲類讀 12，是咸深山臻等攝的入聲字。乙類讀 55，是宕江曾梗通攝的入聲字。這些都是相當特別的現象。

就濁上歸去這一問題而言，贛語方言可分成兩種主要的類型。第一類是像通城、修水或清江這樣的方言。通城、修水型的方言有湖北的蒲圻、崇陽、通山、陽新、咸寧（以上見趙元任等 1948），湖南的汝城、茶陵、臨湘、華容、綏寧（以上見楊時逢 1974），江西的波陽謝家灘、餘干、浮梁樂平（以上見葉祥苓 1986）、〔湖口〕²、〔星子〕、〔德安〕、〔永修三角〕、〔安義鼎湖〕、〔新建灣里〕、〔南昌〕、〔南昌市〕、新喻（以上見顏森 1986），〔樵舍樵石鎮〕、〔安義〕、餘江（以上見陳昌儀 1983）、臨川（羅常培 1940）。清江型的方言有湖南的資興、桂東、酃縣、安仁、常寧、攸縣、新化醴陵、瀏陽（以上見楊時逢 1974）、瀏陽南鄉（夏劍欽 1983），江西的永新、永豐、泰和、峽江、吉水、吉安市、吉安梅塘、萬載、萍鄉市、分宜、〔新餘〕、上高、宜豐、宜春市彬江、武寧、靖安、奉新、高安、高安周家、彭澤、景德鎮、樂平、萬年（以上見顏森 1986）、貴溪龍岩（Condax 1973）等地。這一類的方言，約佔目前所知贛方言材料總數的四分之三左右，可以說是贛語方言最大宗的一類。這一類的濁上歸去，是官話型的。

第二類的次濁上仍歸陰上，與官話型同；全濁上的全部或一部分歸陰平。萬安、南城、弋陽、都昌就是這一類的方言。細分起來，又有四個小類。萬安類的方言有井岡山、永豐沙溪、新干、鉛山（以上見顏森 1986）、廣昌（顏森 1985）。南城類的方言有黎川、樂安、宜黃、崇仁、撫州上頓渡河東、橫峯、餘江、貴溪文坊、鷹潭市、東鄉、金溪、資溪（以上見顏森 1986）。弋陽類的方言還有廣昌、進賢（以上見顏森 1986）。都昌類的方言還有波陽、寧岡（以上見顏森 1986）、大治（趙元任等 1948）、通城草開（張歸璧 1984）。除了大治和通城草開在湖北外，其餘都在江西。

南城和弋陽的差別，在個別字的處理不同。例如：

2 地名外加〔 〕的，是有送氣分調的方言，請參看何大安（待刊稿）。

| | 南城 | 弋陽 |
|--------|-----|-----|
| 動 > | A 1 | C 2 |
| 舅道，倚 > | C 2 | A 1 |

第二類方言受到「濁上歸陰平」的影響，是很顯然的。但是第一，這條規律不能推到早期贛語，因為那樣的話，第一類方言的走向就不好解釋。其次，萬安類型的「濁上歸陰平」一定發生在南城、弋陽型之前，否則萬安的濁上、濁去兩類，就不會分得這麼清楚。南城、弋陽一定是處在「濁上歸陰平」與「濁上歸去」這兩條規律的雙重影響之下，才有上述一些不一致的地方。都昌則可能濁上歸去在先，受到「濁上歸陰平」的影響之後，整個陽去聲中的送氣聲母唸成了陰平。³ 由於萬安等地的「濁上歸陰平」並不包括次濁聲母字，因此都昌陽去中的鼻音、邊音便不受影響。也就是說，陽去中只剩下鼻音、邊音聲母字。這時去聲中的次清聲母字，因為送氣分調的緣故，才從陰去中分離出來併入陽去，使陽去調又有了送氣聲母字。其間的演變規律次序如下：

| | 上 | | | 去 | | | |
|------------|---|-----|-----|-----|-----|-----|----|
| | 清 | 次濁 | 濁 | 次濁 | 濁 | 清 | 次清 |
| 1. 濁上歸去 > | B | | | C 2 | | C 1 | |
| 2. 濁上歸陰平 > | B | A 1 | C 2 | A 1 | | C 1 | |
| 3. 送氣分調 > | B | A 1 | C 2 | A 1 | C 1 | C 2 | |

豐城的情形非常特別。濁上歸去之前，濁去已經先入陰平。由於官話方言大都不分陰、陽去，官話型濁上歸去中的「去」，實包括陰去在內。豐城的濁上歸陰去，正可如此理解。

與蓮花同型的，還有遂川、安福（同見顏森 1986）等方言。這三個方言次濁上

3 賛語大部分方言的全濁聲母都清化為送氣清聲母，因此陽去調中只有送氣音與鼻音、邊音等兩類聲母。

與全濁上自成一類，也就是陽上，但不並入陽去。次濁上入陽上，是現代吳語和粵語的一個特點，蓮花、遂川、安福在這一點上能不能與吳語、粵語有直接的聯繫，恐怕很難說定。不過在官話方言的影響增強之前，次濁上入陽上的方言在南方的分佈，或許要比現在為廣。這三個方言一部分次濁上聲字入陰上，可能就是官話的影響。

南豐一方面有官話型的濁上歸去和次濁上歸陰上，一方面又有次濁上、濁上歸陰平的演變。下文會看到，次濁上、濁上入陰平是客語的一個重要特點。那麼南豐所顯示的，可能就是官話和客語的雙重影響了。

5. 表四是現代吳語中幾個代表方言聲調的比較。

表四 吳語方言聲調的比較表

| 方言點 | 資料來源 | 平 | | | 上 | | | 去 | | | 入 | | |
|-----------|----------|----|----|----|----------|----|----|----|----|----|----|----|---|
| | | 清 | 次濁 | 濁 | 清 | 次濁 | 濁 | 次濁 | 濁 | 清 | 清 | 次濁 | 濁 |
| 溫州 | 袁家驛 1960 | A1 | A2 | | B1 | B2 | | C2 | | C1 | D1 | D2 | |
| 江陰 | 趙元任 1928 | A1 | A2 | | B | | C2 | | C1 | D1 | D2 | | |
| 寶山 霜草墩 | 趙元任 1928 | A1 | A2 | B | | C2 | | C1 | D1 | D2 | | | |
| 太平仙源 | 張盛裕 1983 | A1 | A2 | B1 | A1 B2 | B2 | C2 | C1 | C2 | B1 | | | |

溫州、江陰和寶山霜草墩代表吳語方言上去分合的三個大類型。

溫州的主要特點是陽上、陽去分立，次濁上歸陽上。這一類的方言有江蘇省的吳江盛澤、吳江黎里、松江、南匯周浦、崑山、常熟、無錫、溧陽、宜興（以上見趙元任 1928）、嘉定、上海縣、太倉、海門（以上見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調查指導組 1960）、吳江震澤、吳江平望、吳江同里、吳江松陵（以上見葉祥苓 1983），浙江省的永康、嵊縣、嵊縣太平市、諸暨王家井、紹興、吳興、嘉興（以上見趙元任 1928）、海鹽（許、游 1984）、海鹽通圓（胡明揚 1959），江西省的玉山西股橋、廣豐河北（以上見顏森 1986）等地。其中吳江盛澤、吳江黎里、松江、崑山、常熟、無錫、吳興的次濁上聲字在文讀音中入陰上，這無疑是官話的影響。

何 大 安

江陰的主要特點是全濁上歸去，次濁上歸陰上，和官話型的濁上歸去完全相同。這一類的方言還有江蘇省的武進（常州）街談、武進紳談、靖江、丹陽永豐鄉（以上見趙元任 1928）、啟東呂四（盧今元 1986），上海市（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調查指導組 1960），江西省的玉山（楊時逢 1971b），安徽省的銅陵（王太慶 1983），和浙江省的杭州（趙元任 1928）。這些方言正處在吳語與官話接觸的最前緣，而杭州自宋室南渡時就受到官話的強烈影響（李新魁 1987）。所以這一類方言之有官話型的濁上歸去，並非出於偶然。

寶山霜草墩所顯示的，可以稱為「吳語型」的濁上歸去。它與官話型的最大不同，就是次濁上不入陰上，而是與濁上一同併入陽去。我們已經不只一次看到，次濁上聲字有兩種不同的走向。一是同清聲母入陰上；一是同濁聲母入陽上，甚或至於同入陽去。前者屬官話，後者則見於南方的方言。當官話方言漸次進入南方之後，溫州型的方言雖仍保持陽上與陽去的分別，但吳江盛澤等方言卻已將次濁上聲字游移於陽上（白話）與陰上（文讀）之間。霜草墩型的方言則是接受了「濁上歸去」這一規律，但是「濁上」卻是南方方言的次濁、全濁同步的濁上，而不是次濁、全濁分途的官話型的濁上。這裏可以看出吳語對官話影響所作反應時，不同的選擇方向。相形之下，江陰型的方言在這方面已經沒有任何堅持，和湘語、大部分的贛語一樣，完全「官話化」了。

寶山霜草墩型的方言還有江蘇省的寶山羅店、吳縣、丹陽（以上見趙元任 1928）、平湖、平湖乍浦、平湖嘉善、崑山周莊、崑山陳墓、吳江莘塔（以上見許、游 1984）、吳江蘆墟（葉祥苓 1983），浙江省的餘姚、鄞縣（以上見趙元任 1928）等地。

吳語方言中，有一些方言的次濁上聲字既不入陰上，又不入陽上。安徽的太平仙源是其中的一個。太平仙源次濁上聲字有一小部分入陽上，是讀成 d 的來母字，如「禮 di、柳 dy、嶺 din」。讀 i 的來母字，如「老 le、懶 lā」，和其他的次濁字都入陰平。也可以說，真正的鼻音、邊音聲母字都讀陰平，濁塞音、塞擦音仍讀陽上。來母字讀濁塞音，是贛語中後起的變化（何大安 1986a）。太平仙源可能受到這一規律的波及，而有部分細音韻母字讀 d。這樣說來，次濁上入陰平的時間，就更在其後了。江蘇高淳（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調查指導組 1960，張鴻魁 1984）次濁上也入陰平，

與太平仙源是否有關，不得而知。此外浙江的金華、衢縣（以上見趙元任 1928）入陰去，目前也無法解釋。

6. 徽州方言是皖南介於吳語和贛語交界處的一些方言，這些方言兼具若干吳語和贛語的色彩，但在濁上歸去這一點上，卻顯示了本身的特點。表五列舉了三個徽語方言，以供觀察。

表五 徽語方言聲調比較表

| 方言點 | 資料來源 | 平 | | | 上 | | | 去 | | | 入 | | |
|------|----------|----|----|----------|----|----|----|----|---------|----|---|----|---|
| | | 清 | 次濁 | 濁 | 清 | 次濁 | 濁 | 次濁 | 濁 | 清 | 清 | 次濁 | 濁 |
| 績溪嶺北 | 趙、楊 1965 | A1 | A2 | | B | | C2 | C1 | D | | | | |
| 婺源 | 葉祥苓 1986 | A1 | A2 | B1 B2 | B2 | C2 | C1 | C2 | | | | | |
| 德興 | 顏森 1986 | A1 | A2 | B | | C2 | C1 | D | D A1 | A1 | | | |

徽州方言大部分都不分別陰、陽上，像績溪嶺北一樣。這類方言還有祁門、黟縣、旌德、歙縣（以上見伍巍 1985），徽城、深度（以上見孟慶惠 1985）。如果這些方言能代表徽語的大宗，這就說明了徽語確實是不同於吳語和贛語的一支獨立方言。因為根據 4、5 兩節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古吳語是個分陰、陽上的方言，而今天贛語方言的前身，是個濁上歸去的方言。在前徽語和前贛語時期，徽州方言和江西方言能不能有所聯繫，甚至這種聯繫會不會反映出一個較二者現在的分佈範圍更廣的古老方言，以包括其它不分陰、陽上的南方方言——如浙江的浦城大北忠信、龍泉（以上見鄭張尚芳 1985）、江西的安遠（顏森 1986）、廣東的合浦（袁家驛 1960）在內，當然不是現在能夠憑空說定的。但是如果願意賦予上聲分化或濁上歸去一個丁邦新師所主張的「歷史條件」（丁邦新 1982）的意義，那麼承認徽語為現代漢語的一支大方言——儘管分佈地並不大——應該是可以的。

婺源與休寧海陽鎮（平田昌司 1982）分陰、陽上，而次濁上聲字部分入陰上、部分入陽上。我想這可以用北方方言的次濁上聲同清上與南方方言次濁上聲同濁上這

何 大 安

兩種不同音韻結構類型在這兩處的交互影響來解釋。這種情形，我們在吳語和贛語中也曾見到過。至於江西德興與浮梁江村（顏森 1986）的官話型濁上歸去，則表現了更快的向官話同化的步調。

7. 現代粵語方言聲調分合的大概情形，請參看表六。

表六 粵語方言聲調比較表

| 方言點 | 資料來源 | 平 | | | 上 | | | 去 | | | 入 | | |
|-----|-----------------|----|----|----|----------|----------|----|----|------------|---|----|----|---|
| | | 清 | 次濁 | 濁 | 清 | 次濁 | 濁 | 次濁 | 濁 | 清 | 清 | 次濁 | 濁 |
| 南寧 | 楊、梁、李 、劉1985 | A1 | A2 | B1 | B2 | | C2 | C1 | UD1 LD1 | | D2 | | |
| 廣州 | 鄧少君 1981 | A1 | A2 | B1 | B2 | B2 C2 | C2 | C1 | UD1 LD1 | | D2 | | |
| 莞城 | 陳曉錦 1981 | A1 | A2 | B1 | B1 B2 | B2 | C | | D1 | | D2 | | |
| 中山 | 趙元任 1948 | A1 | A2 | | B | | C | | D1 | | D2 | | |
| 台山 | McCoy 1969 | A1 | A2 | B1 | B2 A1 | B2 | C2 | A1 | D1a D1b | | D2 | | |
| 合浦 | 袁家驛 1960 | A1 | A2 | | B | | C | | D1a D1b | | D2 | | |

表中南寧、廣州的 UD1、LD1 是大家熟習的上陰入、下陰入；臺山、合浦的 D1a、D1b 也正相當廣州等地的上、下陰入。

從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來看，古粵語很可能和古吳語一樣有八個調，平上去入各分陰陽；廣西的南寧可為代表。平上去入聲中的次濁與全濁同步，一律入陽調，大概是南方方言的一項特徵。因此遇到了次濁上入陰調的官話方言，便每每發生牴牾，而有次濁上聲字兩屬的現象。在粵語方言當中，莞城便是這類的代表。

還有一類便是完全「官話化」，如中山方言。南寧類的方言，似乎佔粵語的較大多數。廣西的博白、玉林、梧州（以上見楊、梁、李、劉 1985），廣東的增城（何偉棠 1986）、信宜（葉、唐 1982）、東莞（袁家驛 1960）和廣州都是。廣州有一部分濁上讀陽去，如「健、杜、戶、臣、待、在、弟、罪、滙、技」；另一部分讀陽上，如「柱、倍、瓦、距、蟹、婢、舅、苧、厚」；另一部分字兩讀，如「近、坐、淡」；

而次濁上仍讀陽上。這裏發生兩屬的是濁上，卻不是次濁上，與徽語的婺源以及下文會述及的某些客語、閩語不同。這裏看出在對官話影響作出反應的時候，廣州選擇應變方向的獨特性。官話濁上歸去的同時，次濁上歸陰上。婺源與廣州都保留自己的陽上調，但婺源令部分次濁字同於官話，廣州則是部分全濁字同於官話。某些閩語方言在次濁字兩屬的同時，會單唸的時候放棄陽上調，卻於連讀的時候繼續保持陽上，如晉江；或者單唸保留陽上，而於連讀時取消，如揭陽（以上見董同龢 1960）。

根據另一份調查資料，南寧（梁振仕 1986）濁上字也有兩讀。一部分入陽上，如「抱 ph、肚 th、舅 kh」；一部分入陽去，如「在 tɕ、住 tɕ、助 tɕ」。南寧和大多數粵語一樣，濁音清化時平上送氣、去入不送氣。現在入陽上的送氣，入陽去的不送氣，可見濁上字的分讀是在濁音清化之前。也就是說，南寧地區受官話濁上歸去的影響，要比濁音清化為早。李涪《刊誤》在批評《切韻》的時候，並沒有提到聲母清濁上的問題，可見當時的東都方言雖然濁上歸去，卻並沒有濁音清化。影響南寧的官話波，似乎正符合這樣的順序。

臺山一部分次濁上聲字入陰平，例如「我、你、買、有」，是很特殊的現象。它的分讀原因，是不是受到客語的影響，暫時存疑。

陽江、合浦和中山的另一份調查（袁家驛 1960）不分陰、陽上。此外廣西的鍾山，平聲也有送氣分調的現象（梁振仕 1983）。它與吳語（葉祥苓 1983，許、游 1984）、贛語、客語（顏森 1986）、苗語（李、陳、陳 1959）、僮語（李方桂 1962，石林 1981）同類現象之間的關係，值得進一步探索（何大安 待刊稿）。

8. 表七是現代客語方言聲調的比較。

表七 客語方言聲調比較表

| | | 平 | | | 上 | | | 去 | | | 入 | | |
|------|----------|----|----|---|---------------------|----------------|------|----|----|----|---|----|---|
| 方言點 | 資料來源 | 清 | 次濁 | 濁 | 清 | 次濁 | 濁 | 次濁 | 濁 | 清 | 清 | 次濁 | 濁 |
| 永定下洋 | 黃雪貞 1962 | A1 | A2 | B | B A1 | C A1 | C, B | B | D1 | D2 | | | |
| 長 汀 | 羅美珍 1982 | A1 | A2 | B | B A1 C1 C2 | A1 C1 C2 | C2 | C1 | A2 | C2 | | | |

何 大 安

| 瑞 金 | 羅肇錦 1977 | A1 | A2 | B | B A1 | C | | | D1 | D2 |
|-----------|-----------|----|----|------------------|----------|--------------|--------|----|----------|----------|
| 寧 都 | 顏 森 1986 | A1 | A2 | A1/ A2/ C1 | A1 A2 | A1 | C2 | C1 | D1 | D2 |
| 大 埔 桃 源 | 李富才 1959 | A1 | A2 | B | B A1 | C, A1 | C | D1 | D1 D2 | D2 |
| 美 濃 | 楊時逢 1971a | A1 | A2 | B | B A1 | A1 C | C | D1 | D2 | |
| 成 龍 都 潭 寺 | 黃雪貞 1986 | A1 | A2 | B | B A1 | B A1 C | B, C | D1 | D1, D2 | |
| 萬 安 | 張振興 1984 | A1 | A2 | B | | C2 | | C1 | C2 | D2 |
| 興 國 高 興 | 顏 森 1986 | A1 | A2 | B | | A1 | C | | D1 | D1 D2 |
| 大 庚 | 顏 森 1986 | A1 | A2 | B | | A1 C | C, A1 | C | A1 | |
| 安 遠 | 顏 森 1986 | A1 | A2 | B | | | C2 | C1 | D C2 | A1, C2 |
| 南 康 鏡 墳 | 顏 森 1986 | A1 | A2 | B | | A1 C | A1 | C | D | |
| 上 猶 | 顏 森 1986 | A1 | A2 | B1, B2 | A1 B2 | A1 | B1, A1 | A1 | A1 D | D |

客語方言的情形看來似乎比較複雜，但是次濁上讀陰上的一點，卻是一致的。這顯然是北方話的型態，而與南方方言不同。其次，相當多數的方言次濁上又讀陰平；哪些字讀陰上，哪些字讀陰平，各地又大體相同。讀陰上的是「米、瓦、雨、卵、老、五」，讀陰平的，是「軟、馬、尾、冷、暖、買」。次濁上不分兩類的，都在江西省境內，可以算是北部客家的特點。因此從內部的比較，我們可以說：早期客家次濁上有一部分入陰平，一部分仍保持北方方言的特點，入陰上 (O'Connor 1976)。北部客家受官話的影響，入陰平的次濁上聲字又讀回陰上。

再其次，除了安遠之外，濁上大體都發生過變化。一種變化是入去，一種是入陰平。凡是去聲入陰平的，濁上一定也有部分入陰平；反過來，濁上入陰平的，濁去卻未必都入陰平。上文在討論贛語的時候，我們曾注意到一條濁上歸陰平的規律。這條規律，可以來解釋這裏的情形。在贛客地區，除了官話型的濁上歸去之外，另有濁上歸陰平的變化。這個變化與客家的次濁上歸陰平有沒有連帶關係，不得而知。但是它卻使相當多的方言面臨了濁上字分化時的規律競爭。寧都和興國高興是歸陰平比較激

底的方言，瑞金、萬安是歸去聲比較澈底的方言；其它則介於二者之間。濁去兼入陰平的方言，可能先有過濁上歸去的階段，一部分上聲字已入去。後來受到濁上歸陰平的影響，使合流後的濁上、濁去字同時改入陰平。大埔桃源、大庾、南康鏡壩、上猶可能就是這一類的方言。

寧都清上字分入陰平／陽平／去聲三個調，分化的條件是影母字／次清／全清。因此它也是個次清分調的方言。次濁上聲字與次清上聲字同讀陽平的，是相當於其它方言入陰上調的「米」類字，入陰平的是「軟」類字。因此也可以說，寧都原來有個陰上類，來源是次清上聲字和「米」類字。這個陰上調，後來並入了陽平。

9. 閩語大致可分為七個次方言（張振興 1985），現在各酌取一兩個方言點列成表八，以供討論。

表八 閩語方言聲調比較表

| 次方言 | 方言點 | 資料來源 | 平 | | 上 | | 去 | | 入 | | | |
|-----|----------|--------------------------|---------|-------------|----------|----------|---------|--------|---------|----|----|----|
| | | | 清 | 次濁 | 濁 | 清 | 次濁 | 濁 | 次濁 | 濁 | 清 | 次濁 |
| 閩 南 | 廈門 | 福建省 1962 ⁴ | A1 | A2 | B | B C2 | C2 | C2 | C1 | D1 | D2 | |
| | 潮陽 | 張盛裕 1981 | A1 | A2 | B1 B2 | B2 | C2 | C2 | C1 | D1 | D2 | |
| 瓊 文 | 萬寧 | 楊秀芳 1987 | A1 | A2 | B | B C2 | C2, A1 | C2, A1 | C1 | D1 | D2 | |
| 莆 仙 | 莆田 | 福建省 1962 | A1 | A2 | B | B C2 | C2 | C2 | C1 | D1 | D2 | |
| 邵 寧 | 順昌 雙溪 | 馮愛珍 1987 | A1 | A2 (自C1) | B1 B2 | B2 C2 | C2 | C2 | C1 | A2 | D | |
| | 邵武 | 陳章太 1983 | A1 D | A2, D | B, D | | C2 D | C2 | C1 D | D | C2 | |
| 閩 北 | 建甌 | Norman 1976 | A1 | C1 | B1 | B1 B2 | C2 | C2 | C1 | D1 | B2 | |
| 閩 東 | 福州 | 王天昌 1969 | A1 | A2 | B | B C2 | C2 | C2 | C1 | D1 | D2 | |
| 閩 中 | 永安 | 福建省 1962 | A1 | A2 | B1 | B2 | C | C | D1 | B2 | | |

4 「福建省 1962」是「福建省漢語方言調查指導組、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編寫組 1962」的簡稱，下文同。

閩語表面上可以分成清楚的兩類。一類是廈門、潮州、萬寧、莆田、順昌雙溪、福州；一類是建甌、邵武、永安。前者次濁上一部分字入陰上，另外一部分入陽上，或更入陽去。後者次濁上聲字都入陰上，不與濁上字同進退。在廈門這一類的方言中，哪些次濁上入陰上，哪些入陽上（陽去），閩南、莆仙、瓊文、閩東也大體一致。入陰上的，有「馬、尾、米、買、我、軟」，入陽上（陽去）的，有「老、卵、瓦、五、耳、雨」。並且在有文白異讀的時候，讀陽上（陽去）的，往往是白話音；讀陰上的，往往是文讀音。因此我們假設閩語和吳語、粵語一樣，具有南方方言的共通性：次濁上原與濁上同類，不與清上同類。受到次濁上入陰上的北方方言的影響後，一部分次濁上聲字與文讀音同時變入了陰上，也就是「馬」類字；另一部分，也就是「老」類字，仍讀陽上，或與濁上字一同變入陽去。不過邵寧區的順昌雙溪和福州以南的沿海幾個方言，在選字上稍有出入。例如：

| 順昌雙溪 | | 廈門、潮陽、萬寧、莆田、福州 |
|------|-----|----------------|
| 我 | B 2 | B 1 |
| 卵 | B 1 | B 2 (C 2) |

可見閩東、閩南、瓊文、莆仙的分化，是在這一波的影響之後，所以才有一致的表現。順昌在福建西北，因此不與南部沿海的閩語同變化。

至於較內陸鄰近贛客語的建甌、邵武、永安這些方言，次濁上都已入陰上，濁上也多半入陽去，是受官話影響較深的地區。那麼順昌雙溪也許更應該放在這裏一起看，它代表稍早的一個過渡階段。

瓊文系方言有部分濁去入陰平的共同變化，如海口（張賢豹 1976）、澄邁（何大安 1981b）、萬寧（楊秀芳 1987）。這些濁去字中不包含一個濁上字，可見是濁上歸去之前就有的變化。

邵武平、上、去聲字中有少數常用字讀入聲調，條例不詳，可能有不同語言層的影響在內。順昌雙溪白話音的陽平與陰去合流，是當地獨特的演變。

10.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些邊緣性的方言，它們包括一些個別方言，如海南島的

儋州村話；混合語或漢語借字系統，如湖南瀘溪瓦鄉話、廣西龍勝伶話、優念話、福建福安的甘棠畲話、甘肅的唐汪話、武鳴壯語、越南的漢越音，以及《翻譯老乞大、朴通事》當中的聲調系統。這些方言的聲調比較，請看表九。

表九 邊緣性方言比較表

| 方言點 | 資料來源 | 平 | | | 上 | | | 去 | | | 入 | | |
|--------------|------------------|-------|----|----|---------|----------|----|---------|----------|-----------|---------------|----------|---|
| | | 清 | 次濁 | 濁 | 清 | 次濁 | 濁 | 次濁 | 濁 | 清 | 清 | 次濁 | 濁 |
| 儋州村話 白話音 | 丁邦新 1986 | A1 | A2 | | B | B C | | C | | B | D1 | D2 | |
| 儋州村話 文讀音 | 丁邦新 1986 | A1 | A2 | | B | | | C | | | D | | |
| 武鳴借字 粵語層 | 吳宗濟 1958 | A1 | A2 | B1 | B2 | B2 C2 | C2 | C1 | UD MD | | D2 | | |
| 武鳴借字 官話層 | 吳宗濟 1958 | A1 | A2 | | B | | | C | | | A2 | | |
| 漢越語 | 三根谷徹 1970 | A1 | A2 | B1 | B2 | B2 C2 | C2 | C1 | | C2 | | | |
| 瀘溪瓦鄉 | 王輔世 1982 | A1、A2 | | | B | | | C | | B | | A1 A2 | |
| 龍勝伶話 | 王輔世 1979 | A1 | A2 | | B | | | C | | | A2 | | |
| 龍勝優念 | 王均 1984 | A1 | A2 | B1 | B2 | | C | | | A1/ B1 | A2, B2, C2 | | |
| 甘棠畲話 | 羅美珍 1980 | A1 | A2 | B | B A1 | C A1 | C | C A1 | D1 | D2 | | | |
| 唐汪話 | 阿·伊布拉 黑麥 1985 | A1 | A2 | | B | | | C | | A1 | ? | A2 | |
| 翻譯老乞 大朴通事 | 遠藤光曉 1984 | A1 | A2 | | B | | | C | | | Da | | |
| | | | | | | | | | | | Db | | |

這裏的每一個方言，都可以看到濁上歸去的痕跡。儋州文讀、武鳴官話層、龍勝伶話、唐汪話和《翻譯老乞大、朴通事》表現的，是官話型的濁上歸去。它們的不同，在入聲的處理。武鳴官話層和龍勝伶話入聲入陽平，與今天的西南官話相同；地理上也正符合這一點。唐汪話次濁入的資料不足，走向不明。但濁入入陽平，清入入陰平，以今天的分區標準來講，當屬中原官話或北方官話（李榮 1985）。若比較甘、青附近的漢語分布（張、張 1986），那麼又以前者的可能為大。儋州文讀是個帶入聲的官話型方言。《翻譯老乞大、朴通事》的入聲因元音高低而二分。高元音為一類（Da），非高元音為另一類（Db）；遠藤光曉推測它可能淵源於十六世紀的南京

官話。

武鳴粵語層有類於我們介紹過的廣州型方言，它的清入分上入（UD）、中入（MD）兩類，也正相當廣州的上陰入、下陰入。它和漢越語一樣，次濁上與全濁上同入陽上；但部分濁上又入陽去。這兩個地方濁上歸去的形成，也許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它們早期所借進的，是南寧型的粵語，後來受官話的影響，才與廣州相同，部分全濁上入陽去。一種可能，是它們所借的本來就是廣州型的方言，借入時已有部分濁上入陽去。但它們不可能直接借自北方漢語，因為次濁上入陽上，並不是北方方言的特點。武鳴借入的年代不可考，漢越語大約是唐代。假如是第二種情形，那就說明唐代的廣州方言，已經有了濁上歸去的變化。濁上歸去既出現在盛唐以後，可見當時文化優勢語言傳播之速。

漢越語濁上字讀陽上的較廣州為多（王力 1948/1958），自然是廣州受官話影響長久的緣故。漢越語的入聲與去聲同調，但保持了塞音韻尾。因此從塞音韻尾分出陰入、陽入，也未嘗不可。至於它的次濁平入陰平，道理是什麼，現在還不明白。

優念話濁上已經完全歸去，但是次濁上不入陰上，可見本屬南方方言。它的清入內轉諸攝入陰平，外轉諸攝入陰上。儋州白話與甘棠畬話在次濁上的表現上不同。甘棠畬話與客語一系。儋州白話部分次濁上與全濁同調，接近其它的南方方言，而不接近客家。

瀘溪瓦鄉話的平聲分立不明顯，陰、陽平多能通讀。也可以說瀘溪瓦鄉的平、上、去聲，都沒有明顯的分化。但是這個方言正處在濁音清化的中途，部分清化的字受客家影響讀為送氣音，其中濁上、濁去字不分，同讀上聲調。王輔世先生認為這種濁上歸去係承自客家，應為定論。

11. 官話型的濁上歸去和吳語型的濁上歸去可以看作「濁上歸去」的兩種極端的類型。前者不包括次濁上聲字，次濁上聲字入陰上；後者則包括次濁上聲字，次濁上聲字隨陽上同入陽去。另一些次濁上聲字兼入陰上、陽上（陽去）的方言，則介於兩者之間，表現出過渡的色彩。我認為，這種類型上的不同，其實便是南北方言結構差異的反映。次濁聲母和全濁聲母都具有帶音的成分，在這一點上應該視為一類。可是

因為某種緣故，⁵ 唐代中葉以後的北方方言，雖然在平、去、入三個聲調裏保持了全濁聲母和次濁聲母的同步關係，但在上聲調裏卻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次濁聲母與清聲母併入同一類。這種結構上的改變，使得「濁上歸去」發生時，歸去的只有全濁聲母而沒有次濁聲母。可是南方方言仍維持次濁與全濁在平上去入四個調中平行的緊密關係，當北方事實上是「全濁上歸去」的規律隨著移民和文化的力量南下的時候，一部分的南方方言或者因全濁、次濁之同爲一類而使次濁也連帶地歸入陽去（即「吳語型」），或者依違二者之間而形成了次濁字的兩屬現象。這是由於方言結構上的差異使得同一演變規律卻導致不同演變方向的又一個例子⁶，也是本文立論的重心所在。

從這一點出發，配合以上所作的觀察，對於現代方言中濁上歸去的演變趨勢，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幾點認識。第一，濁上歸去是八世紀以後北方漢語開始有的一種新變化。這種變化的特點是全濁上歸去，次濁上歸陰上。這個變化形成之後，一定很快地成為當時優勢語中重要的成分之一，並因而擴及到整個官話區域，所以今天的官話方言才會表現得如此一致。第二，隨著唐宋以後江南的進一步開發，北方方言的影響不斷南下。官話型的濁上歸去，便在南方方言中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同化。同化的程度，反映了影響的大小，其中湘語、贛語已經幾乎完全同化；江蘇吳語和浙江吳語的差別，也正在同化的有無和深淺。第三，次濁上與濁上同類的方言，一定曾經廣泛流行於江南。現代吳語、閩語、粵語和若干邊緣性的方言，都保留了這個特點。並且因爲這種結構上的差異，在承受官話型濁上歸去這一規律影響時，產生了不同的型態。相形之下，客語的次濁上與陰上同類，則明顯的標識出了北方方言的特點。第四，贛、客語的全濁上歸陰平，和客語的次濁上歸陰平，也使得官話型濁上歸去的同化工作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干擾，而牽引出新的演變方向。第五，許多方言都有次濁上二分的現象。從前大家多半孤立地看這個現象，以爲必然反映了古語聲母上的分別。現在我們知道，這是次濁上視同全濁上的南方型方言和次濁上視同清上的北方型方言，兩種不同的結構互相激盪影響所造成的。也因此它們雖然次濁上聲字都二分，但是歸字

5 這個緣故究竟是什麼，個人目前還不敢說定。請參看馮蒸（1987）具有啟發性的討論。

6 我曾經觀察到的另一個例子，是合口舌根擦音與輕唇音混讀的現象，這種混讀在湖北、湖南、四川、雲南等地的漢語方言中因爲方言間的結構差異，而有不同的混讀類型和演變方向，請參看何大安 1986b。

何 大 安

卻不完全一樣，請參看表十的比較。雖然表十所選的字很有限，我們卻可看出，某方言一致的，另一個方言卻未必。這種參差的現象，原是規律推移時常見的現象。全部推到古語的分別上去，是並不妥當的。

表十 次濁上聲二分比較表⁷

| | | 米尾馬買紐兩 | 我軟領老卵有蟻瓦五耳雨遠 |
|----------|--------------------|-------------------------------|----------------------------------|
| 福州 | 王天昌 1969 | B1 B1 B1 B1 B1 B1 | B1 B1 B1 C2 C2 C2 C2 C2 C2 C2 C2 |
| 萬寧 | 楊秀芳 1987 | B1 B1 B1 B1 B1 B1 | B1 B1 B1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
| 廈門 | 董同龢 1960 | B1 B1 B1 B1 B1 B1 | B1 B1 B1 C2 C2 C2 C2 C2 C2 |
| 建甌 | Norman 1976 | B2 B1 B1 B1 B1, B2 B1 | B2 C2.c B1.L B1 B2.c B2 C2 B1 |
| 南雄 | Egerod 1983 | B1 B2 B2 B1 | B2 B1 B1 B1 B1 B1 B1 B1 B1 B1 |
| 汕頭 | Egerod 1983 | B1 B1 B1 B1 | B1 B2 B2 B2 B2 B2 B2 B2 |
| 美濃 | 楊時逢 1971a | B A1 A1 B B, A1 A1 A1 A1 B | B A1 C B B B B B |
| 梅縣 | Hashimoto 1973 | B A1 A1 A1 B B, A1 A1 A1 A1 B | B A1 C B B B B B |
| 台山 | McCoy 1969 | B2 B2 A1 | B2 A1 B2 B2 B2 |
| 廣州 | 饒、歐陽、 周 1981 | B2 B2 B2 B2 B1 B1 | B2 |
| 婺源 | 顏森1986 葉祥苓1986 | B2 | B2 B1 |
| 儋州 白話 | 丁邦新 1986 | B B B C C, B B | C C C C C C C C C C |

引用書目

丁邦新

1982 〈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清華學報》新 14.1.2: 257-274。

⁷ 表中建甌、廣州兩處的資料係由沙加爾 (L. Sagart) 先生所提供之，其中.c 表示白讀，.L 表示文讀；「兩」讀 B1 的，是「斤、兩」的「兩」，讀 B2 的，是數目的「兩」。

1986 《儋州村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84。臺北，中央研究院。

三根谷徹

1972 《越南漢字音の研究》，東京，財團法人東洋文庫。

王 力

1948/1958 〈漢越語研究〉，《嶺南學報》9.1: 1-96。收入氏著《漢語史論文集》290-406, 1958，北京，科學出版社。

王天昌

1969 《福州語音研究》，臺北，世界書局。

王太慶

1983 〈銅陵方言記略〉，《方言》2: 99-119。

王世華

1959 《揚州話音系》，北京，科學出版社。

王 均

1984 〈廣西龍勝「紅瑤」的優念話〉，北京市語言學會編，《羅常培紀念論文集》225-244。北京，商務印書館。

王輔世

1979 〈廣西龍勝伶話記略〉，《方言》2: 137-147, 3: 231-240。

1982 〈湖南瀘溪瓦鄉話語音〉，《語言研究》1: 135-147。

平山久確

1987 〈日僧安然《悉曇藏》裏關於唐代聲調的記載〉，香港中國語言學會編，《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1-20，香港，三聯書店。

平田昌司

1982 〈休寧音系簡介〉，《方言》4: 276-284。

史存直

1981 《漢語語音史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

石 林

何 大 安

1981 〈侗語概論〉，《アシ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22: 21-55。

伍 魏

1985 〈徽州方言的音系特點〉，漢語方言學會第三屆年會論文，油印本。

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調查指導組

1960 《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何大安

1981a 《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1981b 〈澄邁方言的文白異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2. 1: 101-152。

1986a 〈論贛方言〉，《漢學研究》5. 1: 1-28。

1986b 〈X/F在西南：一項規律史的研究〉，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

(待刊稿) 〈送氣分調及相關問題〉。

何偉棠

1986 〈廣東省增城方言音系〉，《方言》2: 133-138。

李方桂

1962 〈臺語系聲母及聲調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 1: 31-36。

李永燧、陳克炯、陳其光

1959 〈苗語聲母和聲調中的幾個問題〉，《語言研究》4: 65-80。

李 榮

1985 〈官話方言的分區〉，《方言》1: 2-5。

李新魁

1987 〈吳語的形成和發展〉，《學術研究》5: 122-127。

李富才

1959 〈粵東桃源話的特殊變調規律〉，《中國語文》8: 377-379。

吳宗濟

- 1958 〈武鳴僮語中漢語字的音韻系統〉，《語言研究》3：25-70。
- 阿·伊布拉黑麥
- 1985 〈甘肅境內唐汪話記略〉，《民族語文》6：33-47。
- 周法高
- 1948/1975 〈玄應反切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359-444。
又見氏著《中國語言學論文集》153-238，197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周祖謨
- 1942/1966 〈宋代汴洛語音考〉，收入氏著《間學集》581-655，1966，北京，
中華書局。
- 1958/1966 〈關於唐代方言中四聲讀法的一些資料〉，收入氏著《間學集》494-
500，1966，北京，中華書局。
- 1988 〈唐五代的北方語音〉，《語言學論叢》15：3-15。
- 孟慶惠
- 1985 〈歙縣方言與其他方言的親疏關係〉，漢語方言學會第三屆年會論文，油
印本。
- 胡明揚
- 1959 〈海鹽通圓方言中變調羣的語法意義〉，《中國語文》8：372-376。
- 侯精一
- 1986 〈晉語的分區（稿）〉，《方言》4：253-261。
- 侯精一、溫端政、田希誠
- 1986 〈山西方言的分區（稿）〉，《方言》2：81-92。
- 袁家驛
- 1960 《漢語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夏劍欽
- 1983 〈瀏陽南鄉方言記略〉，《方言》1：47-58。
- 黃雪貞
- 1982 〈永定（下洋）方言形容詞的子尾〉，《方言》3：190-195。

何 大 安

1986 〈成都市郊龍潭寺的客家話〉，《方言》2：116-122。

陳昌儀

1983 〈永修話聲調的演變——兼論鄱陽湖西側贛方言聲調的演變〉，《江西大學學報》2：76-82。

陳章太

1983 〈邵武方言的入聲〉，《中國語文》2：109-111。

陳曉鈞

1987 〈廣東莞城話「變入」初析〉，《中國語文》1：34-35。

梁振仕

1984 〈桂南粵語說略〉，《中國語文》3：179-185。

1986 〈《切韻》系統與南寧音系〉，《音韻學研究》2：264-276。

張振興

1984 〈福建省龍岩市境內閩南話與客家話的分界〉，《方言》3：165-178。

1985 〈閩語的分區（稿）〉，《方言》3：171-180。

張盛裕

1981 〈潮陽方言的語音系統〉，《方言》1：27-39。

1983 〈太平（仙源）方言的聲韻調〉，《方言》2：92-98。

張盛裕、張成材

1986 〈陝甘寧青四省區漢語方言的分區（稿）〉，《方言》2：93-105。

張賢豹

1976 《海口方言》，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張鴻魁

1984 〈東鍾十韻唇音字在高淳的變化〉，《語海新探》1：310-323。

張歸璧

1984 〈草開方言的濁音和入聲〉，北京市語言學會編，《語言論文集》146-166。北京，商務印書館。

馮愛珍

- 1987 〈福建省順昌縣境內方言的分布〉，《方言》3：205-214。
- 馮 蒸
- 1987 〈北宋邵雍方言次濁上聲歸清類現象試釋〉，《北京師院學報》1：80-86
40。
- 許寶華、游汝傑
- 1984 〈蘇南和上海吳語的內部差異〉，《方言》1：3-13。
- 賀 巍
- 1984 〈洛陽方言記略〉，《方言》4：278-299。
- 1986 〈東北官話的分區（稿）〉，《方言》3：172-181。
- 賀 巍、錢曾怡、陳淑靜
- 1986 〈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方言的分區（稿）〉，《方言》4：241-252。
- 董同龢
- 1960 〈四個閩南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0：729-1042。
- 楊秀芳
- 1987 〈試論萬寧方言的形成〉，《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論文集》1-35，臺北，幼獅出版公司。
- 楊時逢
- 1971a 〈臺灣美濃客家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2.3：405-465。
- 1971b 〈江西方言聲調的調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3.3：403-432。
- 1974 《湖南方言調查報告》，2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66。臺北，中央研究院。
- 1984 《四川方言調查報告》，2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82。臺北，中央研究院。
- 楊煥典、梁振仕、李譜英、劉村漢
- 1985 〈廣西的漢語方言（稿）〉，《方言》3：181-190。

何 大 安

福建省漢語方言調查指導組、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編寫組

1962 《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討論稿）》，2冊，油印本。

葉祥苓

1983 〈吳江方言聲調再調查〉，《方言》1：32-35。

1986 〈贛東北方言的特點〉，《方言》2：107-111。

葉國泉、唐志東

1982 〈信宜方言的變音〉，《方言》1：47-51。

趙元任

1928 《現代吳語的研究》，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

1948 〈中山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49-73。

趙元任、丁聲樹、楊時逢、吳宗濟、董同龢

1948 《湖北方言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上海，商務印書館。

趙元任、楊時逢

1965 〈績溪嶺北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6.1：11-113。

遠藤光曉

1984 〈《翻譯老乞大、朴通事》裏的漢語聲調〉，《語言學論叢》13：162-182。

鄧少君

1981 〈廣州話聲韻調與《廣韻》的比較〉，《語文論叢》1：134-180。

鄭張尚芳

1985 〈浦城方言的南北區分〉，《方言》1：39-45。

盧今元

1986 〈呂四方言記略〉，《方言》1：52-70。

顏 森

1985 〈咸、山兩攝字在廣昌方言中的異同〉，《語言研究》2：102-104。

1986 〈江西方言的分區（稿）〉，《方言》1：19-38。

羅美珍

1980 〈畲族所說的客家話〉，《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

1982 〈福建長汀客家話的連讀變調〉，《語言研究》2: 188-197。

羅常培

1940 《臨川音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17。上海，商務印書館。

羅肇錦

1977 《瑞金方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饒秉才、歐陽覺亞、周無忌

1981 《廣州話方言詞典》。香港，商務印書館。

Chang, Kun (張琨)

1975 Tonal developments among Chinese dialects, *BIHP* 46.4: 636-709.

Condax, Iovanna D.

1973 *Phonology of Lung-yen Chinese: A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Analysis of a Kiangsi Dialect*,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Egerod, Søren

1983 The Nan-xiong dialect, 《方言》2: 123-142.

Hashimoto, Mantaro

1973 *The Hakka Diale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Coy, John

1969 The phonology of Toishan city: A Chinese dialect of Kwangtung province, *Orbis* 18.1: 108-122.

Norman, Jerry

1976 Phonology of the Kienow dialect, *JAAS* 12: 171-90.

O'Connor, K. A.

1976 Proto-Hakka, *JAAS* 11: 1-64.

何 大 安

Sagart, Laurent

1982 *Phonologie du Dialecte Hakka de Sung Him Tong*, Hongkong, Chiu Ming Publishing Co., Ltd.